

## 追尋牡丹的踪跡

### (一)

未結識之前，「白先勇」是個響亮的名字，閃耀如天際的明星，遙不可及；結識之後，白先勇是個投契的朋友，親切得可以隨時打電話而不用担心叨擾對方。他不會有事找你來差遣，無事相見不相識，就如社會上大部分的所謂名人一般；更不會在鷓尾酒會上臉朝着你，眼瞧着四方，一見自以為旗鼓相當、有頭有臉的人物出現，就斜地裡一個箭步衝上前去，把你跟你口邊還未說完的半句話攞在一旁。

一九九八年，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籌辦「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」，由我出任籌委會主席。除了募款、籌劃、宣傳、推廣、邀稿等繁瑣事務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邀請名家來擔任決賽裁判。文學獎一共分小說、散文、文學翻譯三組。小說組當時請了王蒙、齊邦媛、白先勇三位來助陣，跟其他兩組（散文組由林文月、余光中、柯靈；翻譯組由高克毅、楊憲益、余光中出任評判）一般，陣容十分鼎盛。大部分評判我都很熟悉，但是白先勇多年來居留美國，我並不相識，還是通過高克毅先生的介紹，才玉成其事的。二〇〇〇年，第一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舉行頒獎禮，各位得獎學生及決賽評判齊集香江，聚首一堂，共慶盛事。白先勇雖剛動完大手術，也依約前來，不但全程參加活動，所到之處，還引起了陣陣哄動，年輕朋友一見這位大作家，立即蜂湧而上，把他團團圍住，每次都要靠高頭大馬的中大同事鄭宗義護駕，才能突圍而出，及時趕去下一場活動。白先勇的魅力，的確不同凡響。

這以後，我跟白先勇經常在文化活動中結緣，他為我們的文學獎，一連三屆出任決賽評判，而我因緣際會，也在他的種種演講會上，擔任過好幾次主席。記得二〇〇三年，在第二屆文學獎頒獎活動中，有一天他很興奮地告訴我，他正在製作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，好不容易在蘇州找到了一對屬於蘇崑「小蘭花班」的俊男美女（即是今日紅遍大江南北以及歐美各地的俞玖林及沈豐英）擔演柳夢梅及杜麗娘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他要他倆分別拜生角泰斗汪世瑜及青衣祭酒張繼青為師，還要恢復古禮，行跪拜大典；他要他們接受魔鬼式的訓練，也要他們跟教授學習文化課程。他要集合兩岸三地的精英，擔任編劇、導演，乃至服裝、舞美等各方面的工作；他又說一切都要以美為原則，譬如佈景要簡約優美，服裝要淡雅飄逸，每一件衣服都用蘇繡製作，要一針針手繡，不要機器繡。說得興起，他會滔滔不絕，眼梢嘴角都笑意盈盈。受了他的感動，我對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充滿了期待，聽說這齣戲要演三天共九個小時，也顧不得時間長，一早就買了票子等戲上演，只為了對白先勇製作的成品充滿信心。

二〇〇四年，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到香港沙田大會堂盛大演出，我一連看了三天，到第三天戲完之後，只覺得茫然若失，心中彷彿在問，「怎麼這麼快就演完了？」這才了解白先勇所說《牡丹亭》中男女主角「愛得死去活來」的那種「情真、情至、情深」的感覺，是如此動人心弦。看完戲，我跟許許多多朋友一般，自自然然成為崑曲義工團的小義工，不由自主，追尋起牡丹的踪跡來。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所到之處，必然有一群熱心的支持者，如陳怡蓁，余志明，劉尚儉等，也有一大堆忠實的捧場客。在歐、美演出時，更使滿場觀眾，尤其是華裔同胞「感動、感傷、感觸」，並引發起共同記憶與文化鄉愁。

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每次演出，白先勇都會事先跟我說：「你一定要來，我替你預留票子。」可惜在加州及倫敦公演時，我因有喪親之痛，未能成行。在英倫首演那場，我替傅聰安排了看戲，據白先勇說，傅聰一家三口一連看了三晚，興致勃勃。二〇〇七年，我去北京看過兩次戲，一次是五月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演出一百場時；另一次是十月在國家大劇院開幕演出時。五月的演出是最成功的一次，白先勇在慶功宴上發表演說：「崑曲的藝術成就是世界性的，而我是以尊敬的心來推廣的。我要講幾百遍崑曲美，一直要講到人人都領會為止。崑曲詞美、舞美、動作美、唱腔美、服裝美。美是救贖的力量，以藝術上的美來救贖這世界，是一種淨化。年輕人聽了崑曲，經過美的洗禮，臉上會發光，這種精神上的提昇，只有藝術能達到。我聲明，我是崑曲大團隊的代言人，有數不清的義工熱心襄助，我們才能一步步走到這裡來。」那天正好是五月十三日母親節，白先勇就像家長一般的語重心長，對着全體演員循循善誘，「沒有大家的熱心、熱情，不可能走到今天，你們寫下了崑曲演出的寶貴歷史。」接着兩位師傅汪世瑜及張繼青分別帶領愛徒上台。汪師傅說，他一向很嚴，要求高，從未在公開場合誇過徒弟，而那天晚上，俞玖林確實把柳夢梅演活了，尤其是《拾畫》、《叫畫》那場，一個人在台上獨自演出半小時，舉手投足都是戲，那幾聲「姐姐」，更叫得纏綿悱惻，浪漫至極。

在五月演出之前，其實四月中我曾與白先勇應王蒙之邀，先有青島之行。

王蒙是青島海洋大學文學院的榮譽院長，每年都會邀請名家、學者到該校講學。二〇〇六年請了余光中，二〇〇七年則請了白先勇、遲子建、胡芝風及我。

海洋大學從前即為山東大學，出過聞一多、梁實秋、朱自清等名家，如今，聞一多的故居已改建為「王蒙文學研究所」。聽說，當年梁實秋出任圖書館館長時，江青正在圖書館當管理員呢！這樣一個人文鼎盛的所在，請來了白先勇主持講座，的確是相得益彰。白先勇先與王蒙作了一次有關小說創作的演講，由我主持，接着又個別作一次專題報告，講述他與崑曲結緣的來龍去脈。大約十歲時，命運安排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劇院看了一場《牡丹亭》的折子戲《遊園驚夢》，當時由俞振飛及梅蘭芳擔綱演出，戲中《皂羅袍》的曲調自此深印在少年的腦海中，畢生難忘。闊別神州三十九年後，作家重返大陸，居然看了上崑演出的《長生殿》，當時極感震撼，萬想不到原以為已經式微的百戲之祖，居然還活躍台上。上崑戲後宴客，找飯店兜兜轉轉，居然找到了作家故居的客廳，如今已改為餐館。回到老家，使白先勇興起了不知「身在何地，今夕何夕」之感。這種撩撥心弦的悸動，恰似花落枝頭再開花，春闌時節又逢春，而我們一行人在南國暮春時分來到青島，竟然正碰上百花盛放、姹紫嫣紅開遍的盛春，豈不是一種富有象徵意義的巧合？戲劇瑰寶在沒落多年後得以生機再現，又豈是偶然？原以為春殘了，花謝了，誰知換一塊明淨的土，找一片晴朗的天，只要悉心培植，努力灌漑，依然會花開燦爛如朝霞！

在青島演講完畢的當夜，同住專家樓的白先勇，從樓下上來跟我聊天。那一席夜話，我們談了很多，發現雖然規模大小不同，彼此對推廣中華文化的心意卻完全一致，原來，光環的背後，隱藏着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，只有當事人方能體會。大家辦起事來，都是勇往直前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的。白先勇帶領崑曲團，四處奔波，每到演出前夕，總是廢寢忘食，而出錢出力，更在所不計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一行人，王蒙、遲子建、白先勇等，一起暢遊華嚴寺，午後再遊太清宮，只見滿山繁花似錦，萬紫千紅，有紫荊、紫籐、海棠、白櫻、紅櫻、粉桃、茶花、玉蘭、迎春花等，叫人目不暇給。一路行來，忽在山蔭道上轉角處，瞥見粉紅牡丹一株，一朵朵碗口大的國色天香，含笑帶媚，嬌慵斜倚在路旁。牡丹還不到開花的時候，怎會提早盛放？莫非知道有情人正尋訪而來？白先勇一看，大喜過望，趕緊迎上前去，低首細賞。這時，我瞧見王蒙跟遲子建在後面交頭接耳，笑得十分開懷，問他們何事大樂？他們悄悄說，「你看！白先勇衝着牡丹那股勁兒，簡直恨不得要叫聲『姐姐』哩！」轉頭一望，白先勇正在輕撫牡丹，沉醉不已。

記得有一回，白先勇告訴我，在美國演出《牡丹亭》後，外國大男孩看了戲，都學着拾畫的柳夢梅叫「姐姐」；在國內演出時，着了魔的大學生也紛紛學戲中的小生叫「姐姐」，彷彿比舶來的呼稱「甜心、蜜糖」更現代，更入時。其實，白先勇以才高論，應是湯顯祖再世；以情痴論，則是柳夢梅化身。他說過，這一輩子所做的一切重要事，似乎都跟《牡丹亭》有緣。小時候看《遊園驚夢》，情繫一生；成長後寫小說《遊園驚夢》，再改編為舞台劇上演；最後終於製作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」來圓夢，這一生一世，似乎都在追尋牡丹的踪跡，而受到白先勇那種無私奉獻、不捨堅持精神感召的朋友們，又何嘗不是在追隨牡丹的足跡？

二〇〇九年，香港中文大學決定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白先勇教授。多年來我一直擔任大學的「讚辭撰寫人」，退休後，樂得卸下重任，但是我曾經許下諾言，倘若校方頒授榮銜給我的幾位傑出好友，包括白先勇在內，則我會考慮重新執筆。如今，欣逢白先勇得此殊榮，我當然很願意為他效勞，而事前的準備與專訪，更是在追尋牡丹踪跡的路徑上，多添的一樁賞心樂事。

（上）